

種九十第書叢小火烽

不願做奴隸 的人們

著 雯 朱



版 出 社 火 烽

總社活生化林桂



148
I246.5
39

種九十第書叢小火烽

不願
做
奴
隸
的
人
們

著 龔 朱



3 1774 7092 3

707

目錄

老嫗·····	一
一個英勇的老人·····	五
兩個女性·····	九
飛將軍·····	一三
入伍·····	一七
不願做奴隸的人們·····	二二
突擊·····	二六
雪的原野·····	三一
田島的死·····	三五
永遠記着的仇恨·····	四〇
妓·····	四六
後記·····	五四

老 嫗

戰時的混亂充滿着虹口；塞足了東洋兵的大卡車，閃電似的馳驟在馬路上；坦克車，却像甲蟲似地正在緩緩地爬行；一列列行進的軍隊，懷着兩種矛盾的心理：胆怯與殘酷，匆匆地提着手鎗掛着炸彈在走；而一簇簇的沒有來得及撤退的「支那在留民」，却如鼯鼠般地站在店舖的屋簷下，怨恨自己國內的軍人這種贖武的行動。開北的戰事，還只開始了幾天，但是虹口的狀態，已經呈現着極度的混亂，從早到晚，沒有一刻甯靜的時候，不是北站那兒飛來大砲彈，便是中國的空軍，丟下了炸彈，叫這些在留民連洗澡都忘記了。好容易在這個薄暮的時分，砲聲靜了一點，飛機也不來空襲，只有像炒沙豆似的稀疏的槍聲，在界路那邊響着，於是整天蟄伏在櫃台底下的小商人，以及整天偃臥在牆角落裏的女人們，懦怯地從半開着的門裏走到馬路旁的屋簷下，無限驚悸地諦聽着天空中的一切細小的聲音，輕輕地議論着天皇和軍部。

這時候，引起許多人注視的，是一個搖搖擺擺地在馬路中蹣跚着的青年人。那種興奮，那種安閒的樣子，簡直令人忘却了是在戰區中，是在中國軍隊猛烈抗戰的砲火地帶。他穿着一身滿是皺痕的西服，斜戴着一頂破舊的呢帽，嘴裏啣着烟，溜着一雙鼠眼，骨碌碌地瀏覽着街頭的風景，以及最使他

注意的，兩旁的年青的女人。於是，有一簇中的一個女人說話了：

「中村！中村！中村！你能過來談談嗎？」近乎是尖聲啞喊的音調。

被喊作中村的這個年青人，便嘻嘻着嘴走將過去，而他先到的，是附近屋簷下的許多人；有些認識他的，就招呼他說：「戰事怎樣了？中村，你是新聞記者，你應該有許多消息報告給我們的！」

「新聞記者，報告消息，報告消息！」同時喊出來的嘈雜的聲音。

「哦，哦。」中村被圍在人羣中，得意地望着衆人道，「消息是有的，只是你們都知道，不許發表的啊？」

一個女子的聲音：「說說，中村，好像非常親昵呢。」

「真要我說嗎？杏子。」他笑嘻嘻地望着那個說話的女人，可是即刻就嚴肅了：「要說，那都是壞消息。你們知道，這次戰爭，真是糟透了；中國人抵抗得那麼兇，全不像九·一八那時的樣子。他們的空軍，更是厲害；不聽得今天下午爆炸的巨響嗎？我們的巡洋艦又受了傷，五十八歲的後藤少佐和許多海軍都被炸死了；這是我剛才去調查的結果。但是，中國空軍給予我們的損失，報上是不會給發表的。」

「唉！黷武的軍部，這一次，說不定要失敗了！」一種帶着嘶啞的嗓音。大家都回過頭，那是一個老商賈。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女孩子，即刻牽住他的衣裾，低低地說：「留心些，祖父，不要說這種話！」

「是的，不要說這種話，老人家。我做新聞記者的，也不敢濫發議論呢！這時代，這世界！」中村搓搓手，表示要走出這個人羣的圍牆，於是人羣立刻散開了，他又安閒地踱到馬路中，搖搖擺擺地向西走。轉過了彎，那是一條靜僻的馬路；除了伏在沙袋背後，喝着啤酒打着紙牌的東洋兵，便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，天色不早，但是向晚的微風，吹在身上還是覺得躁熱的。中村踽踽他走在街心，忽然覺得有些沉悶，或許爲了躁熱，或許爲了另外一種說不分明原因，他覺得應該找一點娛樂，一點享受，以弛懈他在混亂的戰區中所得的緊張和疲累，便留煮着兩旁比較低矮的屋子。走不多遠，在一家半闔着的門中，中村看見了一個中國老嫗，正在一隻小鎮竈上煮她的晚飯。不待思索，他早已走進門裏，瞪着貪婪的眼光，半嚴肅地問：

「有女人嗎？喂！」

老嫗抬起她的頭來，在他身上端相了一下，從容地用日本話答：「女人？……你要女人嗎？……有！可是你應該先給我一點錢。」

顯得非常闊綽地，中村把十塊錢遞給了老嫗。她接過了錢，便慢慢地走到裏面去。但是即刻又出來了，中村以爲她從裏面帶來了女人，或是邀他進去的，豈知她只拿來了一枝鉛筆和一張紙。到了他面前，便用鉛筆在那紙上繪了一張圖，告訴中村：

「請你自己找去！你知道這裏的女人，都已四散了。照這個圖，有一個大圓圈的地方就是！」

中村也並不覺得奇怪，拿了那方小小的地圖，與沖地離開了老嫗。走出門口，再也不像剛才那樣搖搖擺擺了，却是急遽地近乎奔跑的走着。是傍晚了，天空中已有幾點疏星和一輪略有缺陷的明月，以及縱橫地劃着的探照燈的光芒。北站那兒的鎗聲，漸漸地緊密起來，但是不到十分鐘，又復沉寂下去。噙噙地在虹口天空中盤旋警戒的日本飛機，頻頻投着照明彈，使北四川路上的幾座摩天的大廈，顯出它們支離破毀的孤獨的姿態。中村並沒有半點怕懼，他簡直比到戰區中去調查去探訪的時候更勇敢，更要緊；儼然有點像指揮軍隊的將官親自陷陣的神氣。他在一顆照明彈的光亮中，又復看了看那張小小的地圖，知道已離目的地不遠，便更加緊腳步，急急地向前。

到那個小小的圖上劃着大圓圈的地方了，然而使中村萬分惶惑的是，面前埋着高高的沙袋，從沙袋中現出了幾十隻發光的眼睛，以及比眼睛更可怕的鎗口。那裏是淫賣窟，那裏有女人呢？一個日本的新闻记者，會用十塊錢去向一個中國老嫗買來了危害生命的機會！這裏是中國軍放哨的地方，中村正想轉過身來奔跑的時候，幾十個鎗口裏迸出了幾十朵火花，一個爲了要想侮辱中國女人的日本青年，已靜靜地倒斃在自己的血泊中了。

這是柳山潤告訴我們的故事。

一個英勇的老人

是一個陰雨霏微的傍晚，浦東一帶濱江的村落，是死樣的沉寂。黃浦江中的敵艦發了一陣大砲以後，現在也已平靜下來，惟有無數的探照燈，在灰黑的天空中劃着交叉的光線。農夫阿福從黝黯的柴扉中走將出來，望着緋紅色的上海市的天空，悠長地嘆了口氣，囁嚅地說：「沒有王法的鬼子，又在那兒殺人放火了！」

回答這句話的是他媳婦的嘆息。他媳婦，連日來爲他徵調到前線去的丈夫憂慮着，聽到他公公的話，不禁又想到他丈夫的不吉的下落，偷偷地在灶角上揩着淚，嘆着氣。於是正要跨出門去的阿福，陡然地轉過身來，嚴肅地說：

「你嘆什麼氣！你又想到小福嗎？嚇，那真奇怪；丈夫去打仗，去殺鬼子，不是很體面嗎？像我，不中用的老頭兒，看着鬼子來丟炸彈，放機關鎗，沒有一點兒辦法，這才是傷心的事！我，其實還有點兒力氣，還拿得上鎗，拿得上刀，可是他們就不要我，說我已不是壯丁了！你想。」

媳婦把眼淚往肚子裏吞，阿福又轉過頭去跨出門口了。他拄着拐杖，搖搖擺擺地走在泥濘的小路上，想往鄉村的親戚家去。在白天，炸彈和大砲幾乎是接連不斷的，難得到傍晚，又是天雨，砲火好像

平靜點兒，人在路上行走可以不用耽心了。就是路上溼滑一點，在他走慣這種鄉村小路的，也還摸索得來。何況前面，好像有幾盞燈火，幾個路人在向這兒走來，即使摔倒也還可以招呼他們攙扶呢。

是的，前面的燈火，前面的路人愈過愈近了。阿福正留心着自己的腳步，沒有抬頭，不料幾響鎗聲駭得他即刻住了腳，是攔路的盜匪，要劫我這個貧苦的老頭兒嗎？還是防守的兵士，要阻止我走入防守的陣地呢？不待他思索，面前的幾個人已經厲聲地喝他停步了。

「站住，支那人」是日本腔的上海話。

阿福一抬頭，才知道是深惡痛絕的鬼子。擺在面前的，雖是他最恨的敵人，可是他明白，徒手的他決不能與拿着武器的鬼子們抵抗，於是他板着憤怒的臉色，立定下來。心裏却思索着這些偷偷地上了岸的敵人將強制他作什麼事。

「別怕，支那人！我們不要你的命，可是你必須領我們走到沒有中國軍隊防守的路上！」

「原來這些鬼子們要我當漢奸嗎？瞎了眼的傢伙！」阿福這樣想，但是他拒絕他們不當漢奸嗎？眼前的形勢，只要他說一個「不」字，他的生命，一定會給他們結束的。然而，他覺得那樣的犧牲，實在太渺小了。這一晌，他簡直說不出話來。

「聽見嗎，我們的話！」一個鬼子把鎗擎了起來，瞄準着他。「你知道嗎，你的老命，即刻可以完的。嚇嚇，老頭兒，你還是聰明一點吧！」

另一個東洋兵也說：「如果你領我們去，就給你錢。錢哪，你不要錢嗎？」

是的，阿福終於領他們走路了。在泥濘的小路上，他拄着拐杖，領了十來個東洋兵，緩緩地走着。壯烈的思想，充塞着腦際，他明白他應該怎樣做，便驟然地覺得偉大起來。走不上幾步，他們把火都吹滅了，跟着這個龍鍾的老頭兒，在軍艦的探照燈下摸索着阡陌間的小路。

許多時候，他們在阡陌間摸索着。東洋兵在用東洋話輕輕地說着話，大致在譏笑着這個貪錢的支那人，又在幹一件出賣祖國的勾當了。然而——

老頭兒突然地奔跑起來，他丟了拐杖，連自己都不知道那來的力氣，竟會拼命地奔跑。到前面，鬼子們還在後面談笑，想不到這個老頭兒會如此奔跑的，正想追趕，前面的機關鎗已經響了起來，那是我們防守的兵士，聽到阿福的密報而射擊的。鬼子們來不及還手，一個個都在田地上摔倒了。只有一個鬼子，還留着一口殘餘的喘息。

我們的守軍在阿福的領導之下向前搜索，發現了一大堆死屍，以及一個垂斃的鬼子。他看見了阿福，才閉上眼睛，微笑着說：

「我祝福支那。支那的老頭兒，也有不甘當奸細的。我們都估計錯了！」

我們的守軍長官，用錢酬謝阿福，但是阿福沒有接受。他告訴他們，這是國民應盡的責任；當了漢奸，固然應該判罪論斬，然而不當漢奸，根本用不到賞賜的！說完了話，他便偻僂着腰，喘着氣，從阡陌間

摸索回去，長官怕他不便行走，才招呼一位士兵送他。

陰雨還是濛濛地下着，周遭是死一樣的沉寂，惟有無數的探照燈，在天空中劃着交叉的光線。

兩個女性

浦東高橋的清晨是岑寂的。一種劫後的景象，到處都是很濃厚的呈現着。被炸彈毀壞了的屋宇，傾倒在地上，像被發掘過的墓穴似的只賸了瓦片和磚塊的高堆。灼燬了的棟樑和木柱，以及燒殘了的棉被與衣服，到處都是。積過雪結過冰的棉花田，依然留着一個個被砲彈炸裂了的窟窿，有些中間還積着一些污濁的水，不像澄黃也不像碧綠的濃厚的積水；面上浮着一些破布，旁邊還縱橫地暴露着幾莖灰白的屍骨。在每年夏天熱鬧過的浴場，以及從浴場通到上海去的汽車路，現在是連一個人一輛車都沒有；離汽車路和浴場較遠的地方，還留着一兩所破漏的茅屋，這幾家沒有逃避的鄉民，便成天躲在屋子裏面，難得在傍晚或清晨到田間去看看，或者去種些豌豆。然而有時候，浦江口外的海裏的敵艦，會任性地向這邊掃一下機關槍，於是這些在田塍間的鄉民，即刻又匍匐到屋子裏去了。

十八那天清晨，高橋還似往日一樣的沉寂。天色不好，灰黑的彤雲密集在空中，已經七點多鐘了，可是還不怎麼明亮。遠遠的村落裏，騰出了縷縷的炊烟，一下子又都給曉風吹散了。這時候就有兩個女孩子，蹣跚地從茅屋中到了田塍上，預備收拾一些沒有拔完的菜蔬，然後在那方田地上種植幾畦豌豆。她們都不過二十來歲，穿着一身破舊的棉襖褲。一路走着，一路在發抖。臉子吹得發白，滿頭的黑

髮頻頻向後拂動。「好冷啊，這天氣——真是！」兩個人都在默默地說着，可是他們很勇敢，還是鼓起了胸脯，興沖沖地行走。到了她們的田地上，才立定了腳，把鍤子和豆籃放下來。抬頭望望四周，四周是死一般的靜寂；偶然看到高高地停泊在海邊的敵艦，一個女孩就說了：「那些鬼子們的兵船，不知道會不會放槍哩，這時候？」

「怕什麼，這末遠，他能打中我們嗎？噓，寶妹，你聽到昨天傍晚，鬼子兵到那邊村子裏去要女人的事嗎？」用着凍紅的手指，指那掩蔽在叢樹中間的小村。

「我沒有聽見哩，他們怎麼呢？」

「怎麼？那裏的王保長，還不是把秦家和林家的兩位媳婦都送去嗎？」好像思索的樣子，半晌才說：「王保長是漢奸，是給鬼子賣通的。可是，那兩位嫂子也真太好了，要是我——」把頭沉了下去，臉上便紅了起來。

「要是你，便怎麼呢？香姐，你說啊！」

「要是我，打死我也不去的。要去，便得揍死那鬼，哼！」無端的憤怒鬱結在她通紅的臉上。

「你用什麼去揍啊？我，我情願死！」

「要揍，什麼東西都好揍，石子，拳頭，還有——」指着橫在地上的鐵鍤，「這一柄，我們的武器。」停了一會，「你說情願死，他們也不叫你死啊！」

望着灰暗的天空，被叫作寶妹的在說：「香姐，噯，如果我有一顆炸彈一支槍，那就不怕了。」

是啊，可是你要炸彈是有的，前村的黃狗根不是在前天拾到一顆嗎？他曉得是炸彈，便交給他哥哥去丟在水裏了。

「哦——」

兩個人都沉默下來，蹲下身去拔她們的菜蔬。忽然，寶妹叫了起來：「香姐，這圓滿的拖着木柄的不是炸彈嗎？」香姐即刻轉過頭去，驚奇地喊：「正是啊，寶妹，快不要去動哩，炸得死人的！」

「姐姐，我要，我要縛在褲帶上，像我們的兵士那樣的，他們不都是掛在腰裏的嗎？」

「小心點，這不是玩的啊！」

香姐仍然俯下身子去拔菜，寶妹把炸彈縛上褲帶以後，也就蹲下去工作了。在一陣狗吠聲中，她們聽到雜沓的腳聲，漸漸地在由遠而近。兩個人都抬起頭來，只見汽車路上有幾百個鬼子兵，在零零落落的向這里行走着。正想逃避，幾個年青的鬼子已經跑在她們的跟前了。用手攔住兩個姑娘，他們笑着說：「支那的鄉女不差呢，好年青的貨色！」幾百個鬼子，即刻騰出了響亮的笑聲。然而，表示在她們臉上的，不是怕懼，不是羞慚，却是被壓迫者的憤怒。「能夠忍受嗎，這種不人道的暴行？」於是香姐開始用拳頭擦那攔住她的鬼子兵，可是有什麼用呢？攔住她的，不止一個人，而且他們都像餓虎撲羊似的，瞪出貪婪的色情的眼睛，猛烈得不鬆手。然而，又聽憑他們把衣服都脫了下來，受他們侮辱嗎？

「我情願死！我要揍死他們！兩個無助的女孩子，都在心裏默默地哼着。當寶妹想到了剛才對她姐姐說的，「如果我有一顆炸彈一支槍，就不怕了」的時候，突然地用了平生最大的力氣，敏捷地把褲帶上的炸彈摘了下來，咬着牙齒擲了過去。在一聲爆炸中，這兩個偉大的女性，以及那些想要侮辱她們的殘酷的鬼子兵，都給炸得粉碎了。

一月廿八日・長沙

飛將軍

殘陽的餘輝從棉絮似的白雲層裏流瀉下來，映到蒼鬱的山崗，映到茂密的樹叢，也映到在機場旁邊整齊地排列着的好幾座棗色的小屋。綠草的氣息，氤氳地蒸騰上來，被傍晚的微風一陣吹拂，又好像淡薄的炊烟般地飄到了地上。這時候，從一座棗色的小屋裏，走出了一個穿白綢襖衫綠色馬褲的青年。他望了望遠處的山崗，異常興奮地吸了一口雜着濃郁的草味的空氣，使用雙手拍着胸脯，漸漸地噴吐出來。於是一壁將雙手向左右展開，作着一種舒暢筋骨的運動，一壁在茵褥般的草地上，往復地踱着。突然，他站住在那里，出神地注視着一個飄動在一百二十米突光景的白色的信號，嚴肅但是興奮地即刻變快了腳步，向那白色信號行走。不到半路，就有一個人在招呼，他來不及答應，只是頻頻點頭，簡直用跑步的姿勢，往辦公室奔去。

踏進門口，他已看見許多伙伴都已趕到；隊長看見他進來，就用沉着的語調報告大眾：「諸位同志，剛才接到緊急密令，要我們即刻出去襲擊敵人！趁這暮色蒼茫的機會，我們一定能夠圓滿地完成我們的任務！」又向一個左耳朵上纏着一方紗布的空軍說：「你，你可以不必去了，已經掛了一點彩。」

「報告隊長，這是輕傷，不妨事的，我還是要去！」一種堅決的語調。

「哦，好的！」隊長答應了那個青年，所有的伙伴都更興奮起來，血在奔流，心在劇跳，眼前在晃動着敵人的暴行，以及敵人被我痛擊後的狼狽的醜態，大家交換了一種勝利的微笑，各自回去更換航行服，準備給敵人以空中的突擊。

沒有多少時候，已經戎裝了的空軍，一個個從叢色小屋裏，跑到了機場上。他和那個受了一點輕傷的伙伴，也走到一架高速度轟炸機邊，依次走了進去。發動機一扳，這飛機首先昇騰上去了。其他的八架飛機，也陸續飛昇上去。在離地一千公尺的高空裏，他們很有程序地列成了三排。這時候，殘陽已經落了下去，灰黑的夜幕，開始籠罩着大地與天空。樹叢，山崗，以及廣漠的田野，都在灰黑的夜色中消失了。可是那一大隊的空軍，却穿着薄暮的雲層，從容地翱翔着。待到浦江上空，首先他們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了隊伍，接着前後左右的許多架飛機也都分散開來。於是敵艦上的高射砲，慌忙地向空射擊，一連串的探照燈光，像毒蟒的火舌似的交織在蒼茫的空中，可是他們都很敏捷地閃避過了，從從容容地側飛下去，在敵人的巡洋艦上一連擲下了好幾顆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；一陣爆炸的巨響傳來，他們却已安全地翱翔在三千五百公尺的上空了。

當他們完成了任務，預備結隊回防的時候，敵人的飛機已從楊樹浦機場上飛昇起來，迅疾地趕上來迎擊。他們當然是決不怯弱的，即刻回過頭來，奮力抵抗。在灰黑的空中，他們常常作着急轉變，想

佔敵人的上風；及至敵機逼近，就用側衝的姿勢，扳動了聯動器，讓子彈由螺旋槳旋轉扶圈間射發出來。有一架敵機，就這樣給射中了汽缸，立刻在天空中炸裂，連那駕駛的敵軍，都被炸得粉碎了。他們那架高速度轟炸機，因為速率較快，敵人也就格外注意，緊緊地追趕，同時彈子像暴雨似的掃射過來，他用盡了駕駛的技能，敏捷地迴避它們的襲擊；而那位負傷的伙伴，也極機警地扳着聯動器，有時候被迫得急了，便來一下 *Noelive*，急急地向下插落，然後用翻外圈的方式，飛出敵人的射程。然而到處都碰到敵機，翻到外圈，一架敵機又緊跟在後面了。他把目光集中在 *Red Sight* 上，雙手捏住駛盤，突然地飛昇到五千公尺的高空裏，描準在他們下面的敵機，丟了一顆燒夷彈，一球火光，敵人和機身，都給炸燬，像隕星似的飄墜下去了。正在高興地看着那堆飛墜下去的火球，猛不防側裏又有一架敵機來襲擊，來不及扳動聯動器，一顆子彈已經打中了那位負傷的空軍，可以用一手掩住創口，一手向敵機描射，突泉似地噴湧出來的鮮血，把衣服都染透了，他才慢慢地俯伏下去；又生怕駕駛的伙伴發急，又用輕微的聲音告訴他：「我——我，不妨事的！帶來的炸彈還是要向敵人丟！」

注視着照準器的目光，偶然也斜過去看看那位受傷的伙伴，可是那俯伏着呻吟的空軍，即刻搖着頭，告訴他：「不要看我，你還是應該集中力量，打擊敵人！」這樣，他不得不駕着駛盤，奮力與敵人抵抗。這時候，同來的八架飛機，都已擊退了敵人，安全地結着隊伍，想向自己的陣地上飛去。落在背後的敵機也正想轉身返防，不料在高速飛機中呻吟着的空軍，却在低低地說：「同志，你忘記了我們的機

上，還有兩顆炸彈嗎？我們應該趁着夜色，雜在敵機的隊伍裏，飛到他們的機場上去轟炸！」

「怕你太累了！」

「不，你不應該顧到我！丟剩的兩顆炸彈，難道還要帶回去嗎？不行，同志，你必須聽從我這最後的請求！」淋漓的鮮血，已經浸透了他的座位，一滴一滴地向大地上掉落了。聲音低得不容易聽清，可是那慘白的臉上兩顆深陷下去的眼睛，仍然發着銳利得怕人的光亮。

托着駛離的他，果然轉過身來，雜在敵機的隊伍中，伴作安閒地飛行着。爲了要避免敵人的懷疑，他頻頻放着招呼的信號，在他們駛抵機場的上空，也與敵機一樣地轉了三個圈子，然後漸漸地降落下去，可是降落到離地不到十尺的時候，突然地把兩顆炸彈迅速地擲下了。在他放足了四百五十匹馬力高昇到五千公尺的上空，已隱隱的聽到了着物爆炸的巨響，以及機場上慌亂嘈雜的人聲。猛烈的高射砲，交錯地向上狂轟，但是他們早已躲入卷積雲中，安全地飛回去了。

「哦，」一聲呻吟。他急急地回過頭去，只見受傷的伙伴，已經緊闔着眼睛，溘然逝去了。可是留在他慘白的臉上的，是一種勝利的微笑。

入 伍

大坪上圍滿了黑壓壓的人頭，一個穿着草綠色制服的青年，正在人叢中指手劃腳地講演。跟他同樣打扮的，還有三四個青年，手裏捏着一面三角的白旗，捧着一大疊油印的傳單，站在演講青年的長登四周，眼瞪瞪地望着積聚在這裏的羣衆。這些張大着嘴正在出神地諦聽着的羣衆，都是這個小村上的農民。有的穿着青布的短襖，有的圍着黑布的頭巾，還有的是頭上繫着包袱或是繫着土布裙子的女人，甚至有掛着濃綠鼻涕的小孩子，大家都密密地擠在幾個青年的四周，連眼睛都不霎地，聽取着從這青年的嘴裏，落出來的每一個字。

「……所以，諸位要明白日本鬼子的殘暴！不但明白，並且要牢記在心裏！我們不要忘記日本鬼子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仇敵，是每一個人應該出錢出力去打倒的！有錢的應該拿出錢來，有力氣的應該拿出力氣來；像諸位那樣，國家只希望你們拿出力氣來救國！」在上面說話的青年，到這裏頓了一頓，望了望四周的人，大家都面面相覷着，希望他解釋這個「拿出力氣來救國」的辦法似的，於是青年又繼續說話了。「像諸位那樣，有的是力氣，可以種田，可以做費力的工作，那就最適宜於打仗！諸位不但有力氣，而且有膽量，你們一定是誰也不怕的——」人叢中立刻發出了一種低低的和音，「不

怕，不怕！」滿臉是勇毅的神氣，「那麼，如果開到前線去打仗，你們一定可以打退鬼子的！日本鬼子雖然有大砲，有飛機，但是他們只有這些撈什子的傢伙是沒用的，給我們捉到了，還不是立刻跪下來磕頭求饒嗎？有什麼用？我們有的是幾百萬幾千萬的老百姓，個個可以當兵，個個可以打仗，他們有這樣多的人嗎？我們有前仆後繼，寧死不屈的勇氣，他們有這樣偉大的精神嗎？沒有的！日本鬼子膽小怕打仗，所以上戰場就想逃，一上戰場就想做強盜，把我們老百姓的東西搶了點去，偷偷地逃走的！諸位，你們恨鬼子嗎？恨好的，你們就應該拿出力氣來救國！當兵打仗，是最光榮的事！你們總知道岳老爺飛的吧，他就是一個爲國家打仗的人。從宋朝到現在，隔了多少年代，大家還記着他，爲什麼？爲國盡忠！諸位個個可以做岳飛，只要你們個個都當了兵，都去打了仗！」

一陣熱烈的掌聲，從人羣中響了起來；大家舒了一口氣，才慢慢地散開了。在路上，還是三三五五地一簇一簇地走着，大家扳着嚴肅的臉色，交換着聽講以後的感想。「岳飛，岳飛，多少年代之後還有人記着！」有的人這樣地想着；可是有的人却切齒地詛咒着殘暴的鬼子，「不倒倒鬼子，我們是沒有生路的！」但是同樣的決定的，是只要鎮長保長一有命令下來，大家都願意即刻開到前線，去跟鬼子們拼命！」

走在人羣後面的，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農民蘇傳松，他穿着一件黑布棉襖，繫着一條青布圍身，在紫紅色風兜下面露出來的一張蒼老的臉上，這時候充溢着憤怒與興奮。他拄着一枝用桑樹幹子做

成的拐杖，非常迂緩地盤踞在寒風中。圍着斑白鬚鬚的嘴裏，不時冒出白烟，將細小的水珠凝結在下領的鬚端；天氣雖然晴朗，可是也怪冷的了。他失悔把兒子小松差遣到城裏去探聽消息，不然也好聽聽這個學生的話。在這種時候，還能安安逸逸地留着兒子在家裏，讓他侍奉自己嗎？不是玩兒的事，這老頭兒也覺得個個百姓，都應該出一點力氣去救國了。

懷着焦慮的心緒，走進了自己的茅屋中，只見小松已經回來，滿頭是汗地正在用衣角揩拭。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壯碩的農人，典型的結實的伕子。他不待父親坐下，就用惶急的語調告訴他，「城裏混亂得很，爸爸，路上祇有軍隊，祇有抽去的壯丁。有錢的人家，早已逃了，便是沒有錢的，也都已經避到四鄉去。昨天這裏不是聽到飛機投彈嗎？就落在城裏，幾十幢屋子都給炸毀了，死了四十多人。你想，多可怕！聽他們說，鬼子的砲火很厲害，城裏的兵，不久要退走的，但是有什麼別動隊，游擊隊，還是留守在城裏，要跟鬼子拼！他們還在找人去，加入他們的隊伍。爸爸，我想——爸爸？」

「唉，小松！這世界，簡直沒有王法了！真是。」老頭兒把拐杖擡在一邊，坐到了一張竹椅子上，一陣咕唧的聲音，混和着他的悠長的歎息。

「這個意思，我老是不敢跟你說，因為你和媽媽，常常期望着我能夠替你們的力，侍奉你們兩位扶養我到現在的雙親。可是，爸爸，我看看鬼子們這樣殘暴，雖然我的爸媽還是很安全地在這裏，但是許許多多孩子們的爹娘都給日本鬼子殺死了，心裏十二分難受；殺死人家爸媽的仇敵，好像就是我

自家的仇敵，因為不把鬼子打倒，說不定大家要給鬼子殺死的。我——我雖然是獨子，鎮長保長，並不要求我去當兵，但我自家總想當兵打鬼子去！」說完了這一大篇話的小松，嚴肅地望着他擰着斑白鬚鬚的父親。

可是父親沒有說話，他母親卻從廚房裏大聲地說了：「小松，虧你說出這樣的話來！你不怕鬼子的飛機大炮嗎？」

「我不怕成千成萬的人都不怕，都在戰場上打仗！」

「你把你拋在家裏嗎？」還是他母親的聲音。

「這時候，媽媽，即使我一起在家裏，也有什麼用呢？我們逃出去，也要凍死餓死的，不逃，鬼子來了，還不是一樣要給殺死嗎？即使我僥倖不死，他們要我去當兵，那時候，他們硬要我去衝頭陣，打我們自己人，那怎麼辦？」

廚房裏的母親，說不出話了，便氣呼呼地跑到了堂屋裏，對着老頭兒說：「你瞧這孩子，這麼胡塗，說出這樣的話來！真是發昏，連命都不要了！」

「你且不要說他發昏，他也不胡塗，我倒答應他去當兵的！在這種時候，我們顧不得自家了！鬼子殺來，我們一樣要沒命的，還不若讓他出去當兵。如果大家都這樣做，說不定鬼子會被我們打退，我們反正都已老了，就是有子息侍奉，也能再活多久？」又沉着地對小松，「今天你上城去之後，村子裏來

了一批學生，在大坪上演講，就勸大家去當兵，他說日本鬼子不多，只要我們大家出力救國，就會給我們打倒的！當然，我們個個人怕死，個個人不肯當兵打仗，那麼我們的人儘管比他們多，還是要給他們滅掉的！」

母親還是不明白她的老丈夫爲什麼也一時昏到這樣，可是聽了她兒子的一臉正經的話，以及她丈夫的解釋，心裏雖然還想阻止，但是總想不出可以阻止她兒子去當兵的理由，也就重新回到廚房裏去，氣急敗壞地做她的菜了。

小松高興得異樣，他正幻想着如何換了軍服，肩上長槍，到城裏去，不到前線去打仗，如何把東洋鬼子一個個拉來砍了。而他父親，也正回味着剛才在大坪上聽到的演講，「諸位，你們恨鬼子嗎？好的，你們就應該拿出力氣來救國！」望望小松，這圍着斑白鬍鬚的嘴邊，綻出了一縷從未有過的得意的微笑。

當天下午，他就拄着拐杖，蹣跚在寒風中，送他兒子去入伍了。

二月十一日下午長沙

不願做奴隸的人們

看着幾百個酣醉了的東洋官兵歪倒倒地走出大門以後，王大膽才從黝黑的大門口慢慢地踱了進來。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紳士，穿着一襲狐皮的大褂，可是罩上了一件土藍布的包衫，充分地表示出一種淮南紳士的富裕而樸素的樣子。然而他今夜的筵席却是相當闊綽的，爲了要招待那批從澄州下來的幾百個東洋官兵，他曾臨時招集了幾十個廚子，以及幾十個侍候的僕役。從下午六時就開始的宴飲，到這時候才盡歡而散，才把一太批酩酊的鬼子送出了大門。他心裏雖是無限的痛快，可是臉上却流露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憂鬱。在一位家僕掌着的燈光下，他搬動着非常遲緩的脚步。走過天井，又無端地望了望烏黑的天空，天空中一點亮光都沒有，連平時常見的東洋兵的探照燈光，今夜也看不出來。殘冬的寒風，夾着濃濃的細雨，刮到他憂鬱的臉上，他惘然地咳了一聲嗽，囁囁着說：「好天氣！還下雨呢！」掌燈的家僕，莫明所以地望了他一眼，又把手裏的燈籠提高一點，俯下頭去看。看天井中的泥地，只見晃亮的好似塗上了一層薄薄的油，原來已給細雨刷得潤濕了。

走進客廳，他看見那些臨時找來的僕役，正在忙着收拾碗盞。一大堆一大堆的魚鯁雞骨，煙灰菓皮，都從桌上抹到了畚箕裏；一大堆一大堆的菜碟飯碗，匙筷酒杯，都被裝在木盤中間，像穿梭似的搬

到廚房裏去。燈火還是燃得亮，可是剛才宴飲時的歡呼笑語，已經沒有了；像穿花的蝴蝶般地來往在客廳中間的人，雖然還有幾十，但是他們都沉着臉子，默不作聲，便是剛才陪着笑臉招呼得最熱烈的主人自己，這一晌也呆呆地站在客廳門口，緘默得叫人害怕。掌燈的家僕知道他主人還有心事，便請他回到上房，但他仍然不作一語，只是搖了搖頭，然後把嘴嚙了一下，家僕已明白他的意思，便吹熄了燈，也到廚房裏去幫同收拾了。

碗盞收拾得快要完了的時候，一個二十多歲的伙子，放下了手裏的抹布，望着站在門口的主人，怒吼似的叫道：「大爺，剛才那些鬼子的鬼樣子，我真看不上眼！要不是你吩咐我們忍耐，我真想即刻上去揍死幾個！」

「哦——」主人的滿含着憂鬱的話。

「他們的話，說得多難聽，多刺耳！說什麼要我們好好的替他們做事，受他們保護。鬼話！誰要他們保護！——哼，保護老百姓的東西都被他們搶去，年青男子給他們趕到前線，年青女人給他們姦淫！這是保護！」另一個中年的男人，也憤憤地說。「大爺，你說！」瞪着燃得起火的眼睛，很很地望着兀然不動的主人，好像那主人就是鬼子似的。

於是主人被那道發光的視線，逼着說話了：「哦，誰不是那樣想呢，可是，這不到時候哪！今天早晨我不是跟你們說過嗎？要忍耐，要找機會！他從滁州到這裏來的人雖不多，可是也有好幾百人。雖不用

怕，但是他們的機關槍，步槍，小鋼砲，一下子運用起來，也得把我們殺個乾淨。憑憑空空的我們——」主人望望四周，即刻壓低了嗓子，「我們只拿幾十支步槍，幾十支舊式銃要去跟他們抵抗，還不是徒然犧牲，毫無結果嗎？所以，我就想了那個計策。」他們嗓子更壓得低了一點，抬頭看了看滿屋子裏的人，那些驍勇的中年鄉民，都已放下了手裏的工作，站在那裏諦聽着。他們的臉上，都籠罩着一重憤怒的光芒，每一句打在他们心上的話，即刻掀起了一種敵愾的情緒。「諸位，我還要請你們忍耐一點，忍耐一刻……」

正在說話的時候，外面突然走進了一個年青的鄉民，於是全屋子裏的眼光，立刻集中到那個年青人的身上，主人也就回過頭來。可不待主人開口，那個年青人就用輕得叫其餘人都聽不見的聲音說話了：「大爺，這是時候了。我們已去探過，鬼子兵喝得都已醉倒，回營去嘔吐的很多，現在已經睡覺了；連那幾個放哨的兵士也都靠在沙袋上瞌睡着。」把聲音放得高些，「大爺所召集的沙河集所有的壯丁，都已到了這裏，聽候你發令去幹！」

「是時候了。我們就去！」許多錯雜的聲音。

主人應了一聲之後，就不再說話，用右手撩起了大褂的下角，開始在客廳裏踱起步來。在嚴肅沉寂的客廳中，響着很有節拍的脚步，而每一個人的心，又都在這個節拍下劇烈地跳動。外面的細雨，夾雜着刮得更狂大的風，一陣緊似一陣地下着，天井中的幾樹芭蕉以及幾莖綠竹，在呼呼地嘯一會之

後，又在漸漸地滴下水來。主人在羣衆的注視中，跳了幾圈，便突然地站住，在客廳的正中，用一種雖然很低却是很嚴肅的聲音告訴大衆：「是時候了，諸位！我們即刻去幹！」又向門口的年青人說：「你，你就出去告訴他們，我們就去刀，槍，火銃，都在我家的豬棚閣上，你們去拿！要鎮靜，要迅速！」又對全屋子裏的人，「你們，連在廚房裏的村丁，你們都去準備。在門口，我們集合！但是，有一句話，要鎮靜！」用雙手在空中揮了兩下，表示叫大家鎮靜。

這幾句有力的話，把大家的心激得更劇跳起來，把大家的血也激得沸騰着了。每一個人，板着嚴肅但是興奮的臉，蹣手蹣足地走到了門外；紳士他自己，在他們完全出去之後，從容地把燈火吹滅，慢慢地走了出來。站在門口，低聲地問：「大家都有了嗎？」

「有一種低低的複雜的和音，」

於是在王大鵬的領導之下，這一大批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，冒着風雨，鎮靜而緊張地摸索到鬼子兵營裏，乘着他們酣睡，敏捷地運用他們簡陋然而有力的武器，把所有的鬼子都殲滅了。

突擊

當濛濛的細雨中只透出一絲白光的時候，他們這一大隊英勇的游擊戰士，接到了出擊的命令。每一個人都很高興地將服裝整了一整，將槍彈什麼的很有秩序地縛了起來，等待着集合的號聲，他們的心，都在瘋狂地跳躍在一致的節奏下，瘋狂地跳躍；他們的血，在全身奔流，流得那麼迅速，好似要躍出脈絡的樣子。一種抑壓不住的復仇的火燄，在他們週身燃燒；每一幕他們所目擊的敵人的暴行，很清晰地浮現出來，像燃料似的增高了他們敵愾的情緒。有時候，他們會扳起了憤怒的臉色，切齒地咒詛敵人；有時候，他們會流露出和善的神氣，勸勉着自己這一夥的團結，鼓勵着自己這一夥的勇氣。在這樣靜穆的清晨，一個安徽的小小的村落，已經充滿着緊張的空氣了。

集合的號聲從殘冬的凜寒中傳遍了全鎮，於是每一個壯士興奮地躍出了茅屋，宛如蜂羣似的跑上了半山的大坪。沒有多少時候，這片廣漠的平地上，已經滿是黑壓壓的人羣了。侵晨的寒風，挾着霏微的細雨，不斷地在吹刮着。滿山的蒼松，滿山的綠竹，一陣一陣地在顫抖，在搖曳，鬼嘯似的吼聲，在迷糊的晨空中震響。但是那些壯士，毫不畏怯地兀立在大坪上，忘記了嚴寒，忘記了渾身的濕潤，甚至忘記了自己的生命。站在一塊大石上的指導員，石像似地兀然不動，用他嚴肅但是和善的目光，掠過

廣集在前面的羣衆，然後用手臂向上一舉，於是人羣立即散開，非常迅速地列成了連縱隊形，靜候着指導員的報告。

「同志們，蕪湖方面的敵軍，聽說要增援到這裏來；他們運兵，當然沿着公路走的，我們爲要阻斷他們的進路，先應該破壞公路上的橋樑。讓他們滯留在橋邊的時候，我們便來一次突擊。同志們，這個任務你們能夠完成嗎？」

「能夠！」雷似的吼聲，從人羣中騰出；與這巨響同時出現的，是幾百個舉了起來的拳頭。

「你們相信能夠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，我就可以保證能完成！游擊隊是一條鉄鏈似的堅強的陣線，敵人決不能夠抵敵的！」

「不能夠抵敵！」又是一陣熱烈的咆哮。

「好，那麼就走吧！」

指導員從大石塊上跳了下來，會同隊長，開始往公路出動。一長列整齊的隊伍，也在寒風細雨中跟着前進。走下了湍湓的滿舖着落葉的山徑，墮入一片山坡下的田畝，渡過淙淙的溪澗，又翻過一個連廟宇都沒有的荒山，才望見了一條蜿蜒地橫在前面的汽車路。於是這隊伍立刻分散開來，零零落落地匍匐在泥濘的阡陌間，緩緩地前進。走到廟舖河邊，大家才停住腳步，伏在樹叢密處，屏息靜待。這裏架着一條木橋，兩個看守的東洋兵，正在橋塊談笑，於是四個戰士，突然地從林叢中躍了出來，不待

兩個鬼子驚覺，先用步槍瞄準射擊，連呻吟也沒有，兩個鬼子都應聲摔倒了，血像泉流似地噴湧出來，一下子把幾根橋木，染成了緋色。四個戰士就把那兩具死屍擲到河中，很敏捷地擲了四顆手榴彈，回頭就走。响聲過後，他們才看見一座木橋，早已炸得粉碎，便都興奮地走到林叢中。

「報告隊長，橋樑已經炸毀了。兩個鬼子，也給我們殺掉。」一個高大的戰士代表四個去工作的人，這樣向隊長報告着。

幾百隻耳朵，諦聽着一個同伴的報告，幾百顆灼熱的心，立刻更劇跳起來。「我們要一個個地消滅敵人；把敵人澈底消滅之後，我們才有好日子過！」大家在默默地囁嚅着。無邊的憤怒，像夏雨前的陰雲似地籠罩着每一個人的臉龐。

「好的，同志們，我們大家準備着，等待在這裏，讓敵人過身的時候，給他們一次猛烈的突擊！」隊長望了望指導員，然後向大家說。

每個人都在無意中撫摸着胸前的手榴彈，以及托在手裏的步槍或機關槍。回答隊長的話的，是幾百個人頭的點動。

細雨下得大了一點。林叢中響着雜亂的雨滴。風也吹得更狂猛起來，每一陣襲過，總見幾縷白烟似的東西，在半空中急速地掠着。傍山的村落，都冒着炊烟；可是除了斷續的幾聲犬吠而外，四周還是死一般的沉寂。幾百雙眼睛，一致的望着汽車路的那一端，靜靜地聽取任何的動靜。遠遠的砲聲，從低

氣壓的天際傳到了林叢中，給每個人以更大的興奮。這樣餓着肚子，靜靜地守候到十點多鐘，果然有許多嘈雜的聲音，從汽車路上响着過來了。首先給他們發見的是十多輛甲蟲似的坦克車，在公路上緩緩地爬走着。後面，跟隨着幾百個帶着新式武器的步兵。這一大批鬼子，毫無秩序地在公路上躑躅，一邊抽着紙烟，一邊在恣意地談笑。那種躊躇滿志的神態，叫每一個戰士都看得髮指起來。「殺吧，這些瘋狂的鬼子！」每一個人都想躍出這茂密的林叢。可是隊長和指導員都急急地搖手，表示要大家鎮靜。

坦克車爬到河邊，看見橋樑已壞，便停了下來，一個頭目，不知咕嚕了些什麼鬼話，於是幾百個談笑的步兵，立刻丟了手裏的香烟，緊步走到前面，放下了槍支，動手修理。雜亂的人羣，雜亂的嘩噪，充分地暴露出敵人的弛懈；有些鬼子，三三兩兩地偷離了隊伍，又想往村落裏去姦淫擄掠了，正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的指導員又用拳頭向雲中一揮，幾百挺已經瞄準了的槍枝，立刻射出了無數的子彈。鬼子沒有防備，立刻慌亂起來，倉皇地拾起了放在地上的步槍，好似幾百匹去了頭的蒼蠅般的亂跑亂竄；踏着橫在血泊中的死屍，許多鬼子都被摔倒了。正想發槍，我們的戰士却是從林叢中躍出，用手榴彈，用大刀，向他們沒命的擲，沒命的砍。及到他們架好了機關槍，開始向游擊戰士還擊的時候，大家已分散到亭山和蟠龍山一帶的高地，有些瘋狂的鬼子兵，不要命的追趕上來，便都給包圍殲滅了。餘外的人儒怯地退了下去，一個個地從原路上逃跑。兩輛坦克車，十來挺機關槍，以及不多步槍，都被狼籍在地

上，游擊戰士馬上去拿了過來，大家望着滿地的敵人的屍體，交換了一種勝利的微笑。

寒風靜了下來，細雨卻還是在飄着；一大羣英勇的戰士，又排成了蛇形的隊伍，唱着凱歌，挺起胸脯回去了。

廿七年二月四日長沙

雪的原野

雪在下着。一片片的，一團團的棉絮似的雪花，像千萬把米粉似地在從陰雲的天空中拋撒下來，把山崗，茅舍，林叢，以及至於傾斜的山地，都給蓋上了一襲體白的大幕。一陣風起，堆垛在枯枝殘葉上的積雪，便淅淅颯颯地四散飛舞，雜在漫天的雲陣中，又向大地上堆壓。這是一個中午，可是四野仍如子夜一般靜寂；村落中沒有炊烟，所以連家鷄野犬的聲音都沒有了；山谷中本來响着澗流，可是蜿蜒的溪水中，載滿了積雪浮冰，水流只能從冰雪下爬過，已不能如往常一樣地發着嘯吼，只能十分費力地呼着近乎呻吟的喘息了。連日在這裏劇戰之後所留下來的痕跡，現在幾乎已經看不出來。縱橫地狼籍着的屍體，以及漂流滿地的鮮血，都給一夜的大雪遮掩得不露絲毫；惟有滿地的深陷下去的窟窿，以及飄掛在鉄絲網上的殘肢斷骸，衣角布塊之類，還殘留着東洋鬼子的暴行的痕跡，而比較更明顯地暴露着鬼子的酷虐的，是一個倒臥在血泊中的垂死的士兵。在這樣廣漠的雪的原野中，他應該是唯一的生物了。

這是我們一個英勇的戰士，穿着一套灰色棉布的軍服，苦痛地蜷縮在雪和鮮血凝和的水泊中，全身的衣服早已浸得透了。鎖在雙臂中間的一張愁苦的臉上，滿塗着殷紅血跡，可是一隻凍得發抖

的手裏，還緊緊地握住一挺淋濕了的槍。冰冷的雪花，無情地向他渾身拋撒，他便不時在積雪中翻滾和掙扎，代替呻吟，他還怒吼似地高喊着：「殺！殺！」但是畢竟因為受了傷，不能夠爬行與起立，而四野裏又沒有一個人，誰來救護這個垂斃的戰士呢？

那麼他怨艾嗎？不，他很興奮。他愁苦着自己沒有把敵人消滅，先已經負了傷；可是他還興奮地計劃着如何在自己戰死之前，再去殺死幾個鬼子。忘却疼痛，忘却饑寒，這一個垂斃的兵，儼然如沒有上陣的戰士似地幻想著英勇的夢，好幾次從雪地上突然跳躍起來，可是終於看到了滿地的自己的血跡，又頹然地摔倒了。於是他咬着牙齒，無意地嚥去了幾滴流淌到嘴邊的混和着血冰的熱淚，望着雪片交織的陰霾的天空，嘆了一口悠長的氣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山坳中出現了一個同樣裝束的兵，蹣手蹣足地在雪地上行走着。每一個時候，打從密密地織在眼前的白雪的簾帳中，周視着四野，好幾次他把身子俯伏下來，把耳朵貼在地上，好像諦聽着什麼聲息的樣子，可是即刻又站起來行走了。單薄的衣服在風裏吹，在雪裏刮，幾乎已沒有一處是乾燥的，可是他並沒有一點怕懼或者不愉的神色，還是很興奮地却又小心翼翼地趕着路。他的雙腳在雪地中印上了很大的窟窿，可是隨時用手把那些窟窿填平了。這種縝密和謹慎，就足以表示他是一個頗有軍事經驗的軍官。是的，他正是一個從苦幹從切實的奮鬥中擢升起來的連長，這一次把一連的弟兄，幾乎都犧牲在這裏了；他個人，幸而很機警地躲避在一個深邃而不容易被敵人發

現的山洞裏，才沒有喪命，現在敵人從另外一條大路上衝了過去，他才偷偷地爬出來，看看這方土地是否還有可以救回去的弟兄，以及可以檢回去的槍械。慢慢地走到一處地方，他陡然地站住了。是一種啜泣似的低聲的呻吟，使他驟然地站住了腳；同時跟這個動作差不多在同一分鐘發生的是，他即刻拔出了手槍，裝上了子彈，放在身邊準備着。照着發聲的方向，更小心地一路搜索着前進。要是鬼子，一下就打死他，該是多麼痛快呢！一團蠕動的東西，出現在面前，原來是一個自己的弟兄呵！他禁不住鼻子發酸，一滴眼淚就在右頰上掛下來了。

「黃得勝，你也掛了彩嗎？能不能夠爬動啊？」連長俯下身去，一滴眼淚就從右頰下端掉到了雪中，這樣熱情地問。

「報告連長，——」把染着血跡的臉孔露了出來，用發光的眼睛注視着蹲伏在身邊的連長。「我已掛彩了。沒有辦法，血已流得那樣的多。連長，請你快走，這裏不是個安全的地方，請你快些走出這個危險的地帶。」又流着淚，「我是不會活的了！」

連長還想說什麼話，却被他的士兵阻住了。「報告連長，鬼子說不定就會到這裏的，請你即刻離開吧！」於是，無限戀戀地，連長站起身來，慢慢地向前行走，又頻頻回頭去望，似乎拋不下這個垂危的弟兄。走了一程，却突然地轉過身體，急速地趕回到那倒臥在地上的兵士。

「連長，爲什麼又回來呢？」

了。

「你的槍，你給我！」連長不放心他弟兄手裏的槍，要是給敵人搶去，又要屠殺我們兵士和民衆了。

「不，我自己要！這一挺隨了我好幾年的槍，還沒有好好地運用過，我相信在我離開這世界以前，還可以殺死幾個鬼子呢！」

「願你好好地應付多殺幾個敵人！」連長才放心地走開了。

看着連長的背影在皚白的雪片中完全消失以後，他才撫着劇痛的創口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而這時候，在離開他不到一丈路的地方，出現了三個鬼子的兵士。他們都背着槍，縮着頸子，宛如刺蝟似的，恨不得把腦袋都縮在衣服裏面，怕冷，怕雪，非常厭煩地放哨到這裏來，他看清了三個敵人，把槍口瞄準了三個敵人，滿腔被壓迫者的憤怒一起堆聚在這三個鬼子的身上，無數的宿仇都想從這個小小的槍口中滿雪報復！他已忘記疼痛，忘記創傷，當他們行近身旁的時候，突然站立起來，扳動槍紐，一下子把三個鬼子都打死了。鮮血像突泉似地噴湧出來，他微笑了，可是他即刻摔倒在地上。

田島的死

李紫辰踏進柴扉，一房間的眼睛都盯住他看；他明白他們已經等得很久了，一定在候他的消息。於是他用右手食指掠一下滿額角的汗，氣喘吁吁的告訴他們：

「報告，現在鬼子們已經開到鄒縣小薛村了！但是那兒駐紮得並不怎樣多，一大部分還是開到前面去的。我打聽到……呼呼……」李紫辰說到這裏，就向四周望了一下，好像怕誰聽見似的，壓低了嗓子，吁吁地吐了一口氣；一房間的眼睛也跟着他向四面掃了一週，然後又停留在他的臉上，甚至可說是停留在他的翕動的嘴上。於是他又接下去說了：「我打聽到有一個東洋鬼子的將官叫什麼田島榮吉的，留在小薛村，還有他的鬼婆子叫什麼的，也在一起！」

「他媽的，狗胆倒不小，連鬼婆子都帶來了！」一個壯碩的伙子這樣狠狠地說着。

東邊角落裏的一個青年，用手摸了一下頭上的氈帽，沉着他蒼白的臉，咕囁着說：「做掉他！這些狗賊的鬼子！」

靠着火鉢旁邊的一個老頭兒，溜動着一雙擠皺的老眼，望望這個望望那個，把風兜推上額角，露出許多龜裂似的皺紋，輕輕地說：「是的，這是咱們游擊隊的事兒！這些鬼子不下手，叫咱游擊隊還去

做誰呢！嚇，小弟兄，你們說，這不是咱們動手的時候嗎？」

老頭兒說完了話，連忙伸起左手來，將了一下斑白的鬚髭，把一些水珠什麼的都給抹去了；於是將雙手擱在火鉢的上面，不停地搓着，彷彿要把手背上的黧黑的綹紋搓平似的。

「做，大家去！」一種複雜的和音。

「且慢，大家明白了這是下手的機會，很好；不過——」半響沒有開口的指導員，聽取了這些意見以後，才從火炕上站了起來，指劃着說：「不過，來的既然是將官，他們防得一定很嚴的，要下手，也得縝密地計劃。諸位，我現在要，仍然派李隊員去偵察一下，瞧他們到底有多少人，有多少的準備！」

「是！」李紫辰望着火炕邊的指導員。「剛才我去探聽，好像那兒並沒有多少兵。田島住的，就是那家兼賣雜貨的客棧，好像也沒有駐守多少保衛的鬼子軍隊。聽那兒的老百姓說，那鬼子將官跟他老婆還出來過兩次呢，好像很大胆的，只帶兩個隨行的衛隊！」

「好，你說去，能夠快些的時候，就快些趕回來！」指導員這樣吩咐他。

把腰帶繫了一下，李紫辰即刻出去了。看着這個四十來歲的商人，從柴扉裏消失以後，指導員才又坐到火炕上去。

「我說，老李才配稱做好漢！」老頭兒一眼看住火鉢裏的熒熒的火，頻頻點動着頭，這樣稱讚李紫辰。

「是的，李隊員的工作，做得確實最努力了！」指導員也這樣稱贊一句。

「不啊，你們想，他是什麼出身？他是做染織生意的啊！可是他肯丟掉染織生意不做，來幹這個性命都保不住的玩意兒。不是好漢，誰肯幹？」

「唔，」東邊角落裏的青年，又在嚥語般地咕囔着了：「聽人家說，老李做那門生意，賺錢不少呢！可是當我們這次跟鬼子拼了起來，他就捐出許多許多的錢。後來鬼子打到這兒，他竟一個人跑了出來，參加遊擊隊。好胆量，銅錢銀子，好像不在他眼裏，就是性命，他好像也看得稀輕的！」

「怎麼不是，老李他說過，他媽的，不殺盡這兒的東洋鬼子，他是決不再做那門生意的，他發過誓！他說，東洋鬼子沒有動過他一根毛，可是他恨死了東洋鬼子；爲什麼？他說成千成萬的老百姓，給鬼子殺死了；成千成萬的咱們的土地，給鬼子佔去了，他就恨，他恨東洋鬼子！他要殺盡他們才甘休！」那個壯碩的伙子，又狠狠地咆哮了，好像跟誰生氣似的。

「誰不恨？有血性的人，這一遭沒有一個不肯出力的！不過，像李老闆那樣有了身家的，肯這樣實地的幹，那倒不容易。」站在老頭兒旁邊靠火的另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，兩手交叉在土藍布的棉襖上，這樣緩緩地說。

「好的，我們再等一會，等李隊員回來之後，大家可以去殺鬼子了！」指導員的話，又壓低了聲音：「咱們的傢伙呢？都放好了沒有？」

「都放好了！」老頭兒鄭重地告訴他。「我親自去檢點過，藏在豬欄的穢草裏！」

於是他們等待着李紫辰。草屋下充溢着靜寂，間或聽得到各人心跳的聲音；大家都很焦急，因為算算時間，已經等得很久了，壯碩伙子開出柴扉去看了一下，連影子都不見一條，又回進屋裏來，非常不耐煩地來往地踱着步。

又過了很多的時候，才看見有人推進了柴扉，哦，正是他們所等待的李紫辰。看他滿頭是汗，比剛才更喘急了。可是沒等喘氣平息，他就一壁拍着胸脯，一壁得意地說。

「報告，那鬼子的田島少將，跟那鬼婆子都給我殺死了！」

滿屋子的伙伴都給怔住了。有的人條然立了起來，指導員也從火炕上站起，走到李紫辰前面，非常驚詫地望着他，彷彿催他趕快把經過情形詳細報告似的。

「是那樣的，我到小薛村去，還沒走到那家兼賣雜貨的客棧，却就碰到了那個將官摸樣的鬼子，蹣跚着兩撇鬍鬚，我猜準他是田島。跟他挨身走着的，還有一個女人，準是他的鬼婆子了。後面跟着兩個衛隊，好像在互相談話，我就向他們鞠了一躬，他們都很高興地望我一眼，就笑着過去了。走了幾步，我才回過頭去，看見他們正在指手劃腳地談話說笑，四周並沒有什麼人，只有幾個正在餵豬的老百姓。我想這是機會呵，摸摸口袋，沒帶什麼傢伙，可是記得有一個手榴彈，那天藏在路旁的草堆裏。走去一檢，果然給我拿到了。好，就那樣我就搶步上去，用盡力氣對準他們四個人一擡，」李紫辰用手做了一

個姿勢。「三個人都像患了軟脚病似的倒下來了，另外一個沒有死的衛兵，嚇得面無人色，跪下來求饒，可是我又照準他腦門，就是一拳，」他又做了一個手勢，「一下子他也喪命了。」

有人拍起手來，可是李紫辰又從口袋裏掏出兩樣東西：一支手鎗和一隻錶，對大家說，「這些就是從那鬼子將官身上搜出來的，大家瞧，這是戰利品！」

他把兩樣東西授給指導員，立刻大家都簇聚攏來，可是李紫辰又很嚴肅地說：「這件事情鬧得很嚴重的，我以爲這裏不是一個可以安居的地方，至少我們不應該簇聚在一個屋子裏。報告指導員，我們還是疏散躲藏起來的好。」

指導員拍手劃腳地向大家報告了一下，於是一個個從柴扉中溜走出去，李紫辰也便雜在人叢中走出大門了。

廿七年四月七日桂林

永遠記着的仇恨

閨生吃過了一頓薄粥的早餐，又呆呆地走到暫時充作難民收容所的福音堂門口，站在水泥的階石上，看着街心中來往的行人。人是那麼的擁擠，大抵是提着菜籃買菜，挑着担子賣東西的，還有是匆忙地上學去的孩子。閨生看了半天，却找不出一個相熟的臉孔。天下真是遼廓哪，為什麼連一個熟人都沒有呢？一種客地的淒涼之感，驟然爬上心頭，於是那個蒼白的臉上，飄來了一重憂鬱的氣色；在他小小的心中，又復泛起許多可怖的回憶。這回憶，是像虫蟻一般地永遠蝕噬着他，叫他痛苦，叫他瘦削，甚至叫他衰老；一個十七歲的青年，現在看來像有三十多年紀了。

在故鄉，他也有一個可愛的家，一些可愛的親戚和朋友；每天清晨，也那樣雜在早市的人羣中匆忙地上學。然而東洋鬼的炸彈，先把他的家，他的父親炸毀炸死了；而後用砲火燬滅了故鄉，佔領那個小小的城市。那時候，閨生跟他新寡的母親避在鄉下，沒有知道東洋鬼一下子會來的。只是每天看到成羣的飛機，好像在城市上空盤旋偵察，於是一下下，匍匐的炸彈爆裂聲，不停地傳來；有時候，比炸彈更震動得厲害的沉着的聲響，也間歇地夾在微風中送到他們的耳裏。

「是砲聲吧，媽媽？城市上空，已連飛機的影子都沒有了！」閨生從場地上跑進了草屋，氣喘吁吁

的問着他正在跟一個老農婦說話的母親。

「是的，看來是砲聲吧，炸彈的聲音好像沒有這樣迴蕩得厲害。」母親又憂鬱地嘆了一口氣：「唉！東洋鬼子爲什麼那樣毒辣呢？是要殺完我們這些中國人嗎？你爸爸……你爸爸……」眼圈一紅，母親又在哭泣了。

老農婦莫知所以地呆望着她，低低地安慰着：「別傷心！太太！」然而她並沒有明白太太爲什麼忽然傷心了起來。

「告訴你，老婆婆，一個多月以前，鬼子的飛機飛到城裏去丟炸彈，那時候他父親正在縣政府裏開什麼會，忽然一個炸彈擲了下來，好幾間屋子都給震倒，他父親還有另外幾個朋友，一起給壓死了！那天，我跟閻生都在城外，城裏我們的屋子，不料也在那天給鬼子炸塌了！唉，要是在城裏，我們也會給炸死的，那倒乾淨了。像現在，留着我們兩條沒依沒靠的苦命，有什麼用呢！」說着說着，蹙皺着眉頭的母親，頻頻地流淚。

「太太，別傷心，少爺長得伶俐，將來總有升發的！」

「唉，現在這個時候，眼前就難活命咧！老婆婆，你聽那砲聲——那砲聲！這兩天，聽說打得不大好，不曉得這裏會不會慌事！聽砲聲，好像打得很近了！」

「是啊，有幾家從城裏搬來的，現在又搬到別地方去了。對河阿賴家的一條船，聽說就給一個姓

何的人家雇去的。搖到一個叫什麼湖的地方，是在鐵路的那一面，聽說很太平咧！」老農婦掀動着乾癟的嘴唇，瞪出她絡繹紅絲的眼睛，嘆語似地咕囔着。

呆立了半晌的閨生，這時候才望着他母親，苦苦地諫勸：「媽媽，不要再說它了！這仇恨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！總有一天，我要報復這大仇！這大仇！」伸出他拳頭，有力地揮動了一下，咬緊牙齒，彷彿那敵人就在面前的樣子。

砲聲愈响愈密，到他們吃晚飯的時候，砲聲更响得厲害了。匆匆地放下了飯碗，閨生就到外面去打聽消息，上燈時分，他才氣急敗壞地回來，一踏進門，就很惶急地對母親說：「媽媽，外面情形很不好，大家都在整理東西，預備再往西鄉逃。據說東洋鬼已經在全公亭上岸了！」

「啊，是這樣嗎？全公亭那裏的工事，不是築得很堅固嗎？怎麼一下子會上岸呢？」

「媽媽，大家在就寢，生怕嚇着還會一下子衝到這裏呢！」

「唉……」

於是他母親開始整理東西，閨生就在一旁幫助。砲聲更緊密起來，有幾次把廚房裏的碗櫃，也震得呷呷地發響。直到十點多鐘，才算整理得有個頭緒，閨生就勸他母親休息，自己也準備上床睡覺了。而這時候，外面却起了雜亂的人聲，夾雜着喧擾的狗吠，有幾匹司晨的公雞，以為天已拂曉，便倉皇地啼叫起來了。他們諦聽一會，知道不是盜匪，不是竊賊，便開出門去，一看是滿街的人羣。閨生給嚇住了，

仔細一問，才知道是從南面幾個城鎮裏逃來的難民；聽他們說，東洋鬼已經殺到那些地方了。

「逃啊，」不知是誰這樣喊了一句，人羣更紛亂起來，一盞盞的燈籠，螢虫似的照耀着，河浜裏的小船，也開始划動起來，但是大部分的人，還是沿着田岸，向西奔跑的。

「媽媽，我們也走吧！」閨生戰顫地說，手裏的燈火，忽然給風吹熄了。

他母親到裏面去摸了一盒洋火，重新點上了燈，好像寒冷似地發着抖，「走，好的，怎麼走呢？」

房東的老農婦也已爬了起來，揉着惺忪的老眼，望望地上的行李，問她：「太太也要逃難嗎？外面爲什麼那樣喧鬧啊？」

「都是難民！鬼子就要殺來了！我們也想往西鄉逃，還想不出怎樣走路呢！」

「太太，我們有一條船，藏在牛車那邊的灣子裏，生怕給上司封了去。現在你們就拿去用！我老了，不想逃什麼難，一個兒媳，還年青，她會搖船，就讓她跟你們去！」

來不及感謝，他們就把一部分行李寄給那個農家，揀幾件比較重要輕便的東西由各人攜帶着。老農婦的兒媳沒有孩子，所以一招呼就起來了。匆匆地分別了那個熱心的農婦，他們便雜在紛亂的人羣中，沿着田岸，走向那靠船的河邊，下船啓碇。

頂着一芽新月，和滿天的星星，慢慢地駛進了大港。同行的船隻，並不甚多，顯得異常空廓與岑寂。於是他們聽到了嗡嗡的機聲，看到遠遠地在天空中飄浮的照明彈，和在天空中劃着的探照燈。心裏

惴惴不安，實在還沒有打算好一個比較安全的去處。從城裏逃出來的時候，總以為那個小村是最安穩的了，那裏知道現在又踏上了逃難的路？以後，到一處地方，安知不要再逃呢？

睜大着眼，期待天明。天色果然大亮了，這支小船却只划出了十多里路。一夜不絕的砲聲飛機聲，這時更響了起來，甚至連機關鎗聲都隱隱地聽到了。河面上的三四只小船，都在急遽地划動着；他們也請那年青的農婦，快一點划。將近中午，一架飛機忽然飛到了河面的上空，盤旋偵察，有時候掠得很低，此起彼伏地儘在轉着圈子。他們都嚇得伏了下來，只有划船的農婦，還在努力的划着。當一只飛機低低地掠過他們頭頂的時候，忽然一排機關鎗，像打洋鉄桶似的爆響起來，閻生立刻鑽在一個被包底下，半響不敢抬頭，直到機聲遠了，才算探出頭去。一看他母親，渾身是血，划船的農婦已經不知去向。他周身一陣寒冷，鼻子發酸，便號啕大哭起來。他摸摸母親的雙手，那是比冰更要寒冷；看看臉孔，是白紙一般的蒼白；爲什麼把無辜的母親，也要殺死呢？他不明白！他哭着，他想着，他沉沉地昏厥過去了。

醒來的時候，已給一個本來並不認識的同鄉救到了一個小小的縣城裏。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聽他自己說是閻生父親的學生，這一次倉忙地逃出來，只帶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弟弟。他們在那縣城裏耽擱一夜，就搭難民車來到鄰省的省會，再由那裏搭車到××。沒有親戚，沒有朋友，便在福音堂的難民收容所裏居住下來了。

每天吃過早餐，他總站在門口的水泥階石上，看着街心中來往的行人，然而他始終找不出一個

相熟的臉孔。而這一段悲傷的往事，却無賴地蝕嚙着他。當他感到無法排解的時候，總是咬緊了牙齒，低低地說着：「這仇恨，這仇恨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！總有一天，要報復！」

廿七年兒童節廣西桂林

妓

紅玉坐在一張法花綢面的沙發裏，兀自抽着三砲台。擎着烟捲的纖手，宛如蘭花的嫩瓣似地間歇地擺動着；一會兒放到嘴邊，彷彿非常費力地吸了一口，然後把一層淡淡的青烟從嘴裏噴吐出來，讓烟霧籠住自己的面孔，眯着眼睛在倩笑；一會兒又把那支纖手放了下去，擱在沙發的把手上，嬌慵無力地用食指彈剔着烟灰。這樣沉默了三五分鐘，突然站立起來，把大半枝三砲台遞給坐在側裏一張雙人沙發上的富商陳甲，自己就嘻着小嘴跳到梳粧鏡前，僂着腰支坐下來，開始用她殷紅的指甲，剔理着細細的眉毛。

當那富商接到她的烟捲的時候，便放縱地笑了起來；一種貪婪的色情的笑聲，迴蕩在小小的精緻的縫閣裏，彷彿把空氣都震得顫抖，融得溫暖了。他頻頻地顫動着那個胖胖的腦袋，似乎饞嘴般地咂着他那厚厚的嘴唇，使勁地抽了一口烟，咕咕地一壁笑着，一壁說道：「好甜的烟味哪！畢竟是美人吸過的烟捲呢！」又把烟蒂端相了一番，「哦，還有口紅在上面！」

從鏡子裏望到那張滾圓的臉孔，以及那雙眯細的眼睛，她也禁不住微笑起來；這微笑，是她對於每一個恩客的禮物，也是驅取每一個恩客的金錢的代價；而現在，又作為偵察她客人的漢奸行動的

手段了。自從那天聽了一位什麼局長的訓話，她就隨時作着間諜似的工作。她還記着那位局長的懇切的話，「鄭州這個地方，因為離開前線不遠，而且又是軍事上的要點，交通上的樞紐，難免沒有漢奸混雜進來。你們所接觸的客人比較地多，認識也比較地廣，或許會發現漢奸，那麼就請報告憲兵司令部，讓他們來抓。這是於國家有好處，而於你們自己也有好處的。那些漢奸，無非是想混雜進來刺探消息，偵察軍機，大之可以使我軍受到戰事上的襲擊，小之也可以使我們這地方多遭幾回空襲。你們的生意也全靠市面來維持，如果敵機多來幾趟，市面就會混亂，而你們就會受到影響了。月前，從北方避居這裏的人數相當地增多，這中間的份子一定是極複雜的，難免沒有少數的漢奸混進境內。這是希望你們去注意，去偵察，去檢舉！」於是，也不只爲了自己的生意，却爲了國家的危機而自然地激發出來的一種所謂「天良」，驅使紅玉變得異樣地勇毅，一直在有意無意中仔細地偵察着每一位到她粧閣裏來打茶圍，擺花酒，做花頭以及歇夜的客人的行動。

當她微笑地望着鏡子中的圓臉，回味他兩句純粹北方口音的調情的話，忽然兜上了這樣一個奇怪的思想：那客人不要就是漢奸呢？然而這奇想實在是太無根據的，便又淡烟似的打從她心上拂過，她立刻失笑着自己的無緣無故的懷疑了。

繼續剔理着修眉，只見那圓臉在漸漸地逼近過來；挨到她身旁的時候，一只粗大的手掌突然落到她肩上，從肩上海移到腋下，到胸部，而後到腰裏，她便格格地笑着，挺立了起來，急急地倒退了兩步，

嘴裏咕嚕着：「不叫人家羞臊嗎？」

他倒並沒有追過去，立在梳粧鏡的方凳前，貪婪地望着，從笑聲裏迸出一句話來：「還不是你習慣的滋味嗎？」把烟蒂丟在痰盂裏，嗤的一聲過後，他又接下去說：「紅玉，你真是一個名不虛傳的美人，何怪大家要推你做花國總統了。我這一次從北方下來，一到這裏就聽朋友們說起你，好運氣就給我找到這個，我們真要感謝東洋人，要不是中日發生戰事，我也不會逃到這老遠的鄭州來；不到鄭州，我今生一定無福見你，哈哈……」

「哦，大少，說一句時髦話，那樣感謝東洋人，要給人家當做漢奸呢！大少不要見怪，我是說着玩兒的。」

她又抿着嘴笑了起來，又斜睨着他，彷彿是含情脈脈的樣子。而他却不知兜上了一重什麼心事，臉色陡然沉了下來，顯得異常勉強地噙着嘴，半笑着說：「紅玉，你怎麼也知道漢奸不漢奸的？」

「怎麼不知道呢！這個時候，每一個人總應該知道什麼叫做漢奸了。不過，我們做生意的，就不管這套閒事；實實在在，大家雖知道漢奸，却都沒有看見過漢奸；真是說着玩兒的！」

聽了她這一番傻話，他又顯得慳慳起來，故意調地笑問她：「假如我陳某人是漢奸，紅玉，你怎麼呢？」

「大少，你真是跟我開玩笑了！你怎麼會當漢奸呢？不過，假如你是漢奸，我就老實地嫁你！」

「怎麼啦？」

「這還用問嗎？跟東洋人做事，不是有錢有勢嗎？有錢有勢的人哪——我就——我就——」

他像餓虎撲羊似地摟住了她，一把拖她到沙發裏，橫放在自己膝上，輕輕地撫摸着她。她心上又閃過那個奇怪的念頭，然而憑空地閃來，也就憑空地閃去了。她近來常常懷疑人家是漢奸，但是她總找不到一點事實的根據。像陳甲，眼前這個非常闊綽的商人，一會兒說是逃難，一會兒說是經商，甚至一會兒又說是中央派遣出來的官吏，很使她懷疑，然而她能憑空誣害人家嗎？她很釋然地掙脫了他的摟抱，跳出了縫閣，從一條淡綠色的繡花門帘中消逝了，留在她後面的，是這樣一句話：「瞧她們酒菜辦得怎樣了。」

像一方烙紅的鉄塊熨上他的心，他全身感到了熾熱；是一種複雜的情感，兇狠地擺佈着他——是色情的衝動，是冒險的懦怯，是未來的憧憬，是現實的沉醉……於是他又點上了一枝三砲台，深深地埋在沙發中，望着天花板正中懸掛下來的那盞晃亮的電燈，浸入了沉思的境界。他想着從石家莊出來後的一路情況，不禁兀自微笑起來；畢竟沒有發現什麼啊，好嚴密的檢查！而現在，還不是給他混進了鄭州，陶醉在名妓紅玉的縫閣裏嗎？「哈哈……」是從一口青烟中噴騰出來的笑聲。

紅玉就在那個時候走了進來，聽着沒有消失的笑聲，好奇地立定在門口，望着鏡子裏邊的自己，的粉頰，望望牆壁上面掛着的自己的相片，找不出這位大少獨個兒發笑的緣由，便帶着笑問：「大少，

你笑什麼啊？」

「哈哈，所謂國難期間，還可以玩女人，喝酒，不是快樂的事嗎？而且——而且——」想忘形地說下去，然而即刻停住了，他明白，這不是玩兒的事！

「而且什麼啊？」慢慢地走了過去，撒嬌地坐到沙發的把手上。於是她腰裏又有一隻手來勾住了。

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」忽然他想到了一句話，便支吾地說，「哦，而且嗎，而且我還可以攆你！」

「別嘴饒了！」

服侍粧閣的小翠花，在門帘外喊：「大姐，酒菜已經擺好了！」

「哦」了一聲，她就從沙發的把手上站立起來，拉了一把陳甲，兩個人走了出去。

擺着酒菜的地方就在隔壁，是一個陳設得異常簡單的房間，除了這一張安着酒菜的小方桌以外，還有兩張單座的，一張雙人的沙發以及幾件零碎的日用傢具。他們就相對地坐下來。小翠花侍候在一旁斟酒。紅玉用着她施給每一個客人的手段，施展給他，把倩笑，把柔情，把那難以形容的體貼，拌在溫暖的酒裏，一杯杯地灌他。

「過量了，過量了！」他後來搖着頭。

「那裏的話？大少是海量呢！」用纖手撫着他那毛茸茸的手臂，睨細着修眉下的眼睛，繼續勸他

喝酒。

熱酒灌進他的喉嚨，流遍他周身的脈絡；眼睛紅了，水汪汪地宛如一條瘋了的野獸。嘴唇哆嗦着，但他毫不遲疑地仍然接過杯子，慷慨地喝乾了杯裏的熱酒。把酒杯從嘴邊移了下來，他才咕的一聲嚥進了肚子，於是一口夾着濃厚酒味的氣，悠長地吐了出來，噴在她紅豔的臉上，然而她沒有表示什麼，還是勸他。

「紅玉，真的我，真的我不能再喝了。嚇嚇，嚇嚇，我還有公事，還有公事！」說話顯得異樣起來。

「已經是十點多鐘了，還有什麼公事啊？而且，多少不是說，是來逃難的嗎？那就不會再有什麼事情，需要在十點過後去料理的。」

「嚇嚇，嚇嚇，」怕人的笑聲。「好乖巧的美人，難道看不出，看不出我，不是逃難的嗎？逃什麼難有什麼難？」

「是啊，我本來不相信像你這樣體面的大少，是會落魄地逃難的。不過，你說，有什麼難，那倒奇怪了！」

「有什麼難，嚇嚇，有什麼奇怪！眼前有什麼難，東洋人來，就算是難嗎？不是，紅——紅玉，不是一樣的，東洋人來也是一樣的啊！有酒喝，有女人玩，而且，嚇嚇，嚇嚇，還有官做，有官做！」

紅玉即刻給怔住了，她想起了剛才掠過她心上的疑團，異常驚詫地注意着這個被酒薰紅的圓

臉；然而她忽然又裝得異常平淡，毫不在意地跟他閒談着：「大少的話真是不錯的，我覺得東洋人來，還不是一樣地讓我們做生意嗎？那就好了，我們只要有飯吃！」

「那就乖巧，紅玉，我——我，只要有官做！嚇嚇嚇。」

她便裝得格外慇懃，把一杯斟滿的酒移到他嘴邊，灌他喝了；在她重新斟酒的時候，倩笑着說，「大少，你告訴我，你做什麼官啊？」

「那啊，那啊——」他看着小翠花，沒有說下去。

她擎着小嘴，把小翠花支使出去了。

「好懂事的紅玉！我告訴你，我告訴你——」下意識地壓低了嗓子：「我是石家莊的東洋特派員，這一次叫我來蘇州偵察消息的，我回去報命之後，還會升官，還會升官！」得意地大聲笑了起來。

「哈哈，大少真是漢奸了！」打趣的口吻。

「那你真的肯嫁我嗎？嫁我，嫁我！」

「自然嫁你了。有得官太太不做，反做這種撈什子的生意嗎？陳大少啊，你應該救救我！」他得意得厲害，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去，在她大腿上揩了一把，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知道我的祕密！」

便自動地喝乾了一大杯熱酒，連連地喊着，「我醉了，我醉了！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！」她用手撫摩着他漸漸地在沉闕下來的眼皮。

「真是醉了！哦，沒有，沒有，我沒有喝醉！紅玉，還有酒喝嗎？」他突然地又要起酒來。
「多的是酒，大少，你儘量喝吧！」

一連又乾了三杯，他便搖搖擺擺地伸起了一只腳來，褪去襪子，好像在搜索什麼東西，室內充溢着沉寂，彷彿聽得見喘息。半響之後，他從襪子裏拿出一張小小的紙片，「那是憑證，那是特派員的憑證，紅玉，我醉了！沒有，沒有，你藏着，你替我好好地藏着！」

紅玉把紙片接了過來，看了一會，起身向房裏就走：「我去藏了；大少，你喝酒啊！」

並沒有把那紙片藏好，她就急急地穿過房間，向另一個門裏走到了外面，她是去打電話，去報告憲兵司令部的。今天，她真的看見了漢奸，也就在今天，她爲國家做了一件不小的工作。

當她重新走回餐堂，把那酣醉了的陳甲安置到一張沙發上的時候，幾十個憲兵，已經把這屋子重重地包圍了。

後記

照例要從「八一三」說起。

自從上海戰事爆發以後，我們就避居鄉下；那個地方，雖然離松江不遠，可是秩序却好得詫異。先前幾天，敵機飛過上空，甚至在附近的三十一號橋那裏濫施轟炸，頗叫我們這些高等難民驚嚇，然而聽慣看慣，也就處之泰然。只是我們感到一些寂寞，所謂寂寞，並不單指生活方面的無聊與空虛，却指當地一般抗戰空氣的沉靜，於是我們辦了一份小型的「抗敵日報」。報紙一出，大家都忙了起來；尤其是我，一個人負了許多責任，上自整理編排，下至監印校對，無不一律負責；因而每天晚上，總要弄到二三點鐘才睡；然而趣味盎然，毫不疲累，第二天早晨，照常還做其他的工作。

那個時候，爲了要適合鄉村民衆的程度，曾想把一些特殊有意義的新聞，鋪張描述，寫成一個個的故事，好叫他們容易懂得。譬如上海、北四川路的一個老嫗，浦東、高橋的一個農人，用計誘敵，以及我國空軍施計轟炸敵機場的新聞，都是一度引起我銜爲故事的材料。可是因爲忙得厲害，這類比較要加一點思索與組織的故事，始終未遑寫成，報紙辦了一月，各項工作漸次上了軌道，我也有了一點閒空的時候，正待開手，而前方的戰局，突趨緊張，報紙無從再出，我們也就離開故鄉，開始踏上流亡的道

路了。

這以後的一兩個月中間，我的生活幾乎全部在車中，在船上，以及空襲下度過，當然沒有寫作的心緒和時間，直至住到了湖南湘鄉，才有寫作的餘裕，於是開始把那計劃頗久的三篇，陸續寫了下來。此後我因為湘鄉過於寂寞，而其時田漢魯彥兩兄又預備在長沙創辦「抗戰日報」，便一個人回到長沙；在興奮的奔波中，我又繼續寫下了好幾篇短短的故事，來到廣西桂林以後，生活比較安定，便又為「少年先鋒」等刊物寫了幾篇。總共計算起來，這一類短短的抗戰故事，也已有了二三萬字；剛巧巴金兄在廣州籌備繼續編印「烽火叢書」，我就參加了這一集小小的創作。

寫作的動機既如上述，所以這裏的文章，都是非常淺薄的。尤其因為我素來不會寫作，所以縱然題材很好，也往往給我剪裁，安排，描寫得壞了。不過，我應該向讀者聲明的是，這十篇文章裏的主人公，決不是我憑空幻想的；那些男女老少，大概是真有其人，而他們的勇毅行為，也都從報紙上看來，甚至從他們口述中得來的，這種在整個抗戰中似乎未必如何偉大的事蹟，我覺得也有表揚的價值，因而不計文字的工拙，竟把這些文章，哀集了起來。

還有一點，我應該向讀者表白的是，當我每一次看到報上的這些記載，或者聽到朋友的這些敘述，總是感動得流下淚來。所以我相信，縱然我的拙劣的文字，已經相當地損害了事蹟的偉大；然而故事的本質，也許仍然會使讀者得到一些什麼的。如果那樣，我的這個集子，就不算徒費紙張了。

情人的錄叙做願不

右爲記。

相

朱
雙
廿七年勞動節廣西桂林

種九十第書叢小火烽

們人的隸奴做願不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

實價三角

著者

朱 髮

發行者
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
烽 火 社

總經售

桂林東江路
桂林文化生活社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